



皇家猎宫

司各特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皇家猎官

〔英〕司各特著

高殿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alter Scott
WOODSTOCK, OR THE CAVALIER

本书根据 Frederick Warne & Co. 本译出

皇 家 猎 宫

〔英〕司各特著

高殿森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5 字数 432,000

1982年1月新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000册

(据原上海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8·274 定价：(六)1.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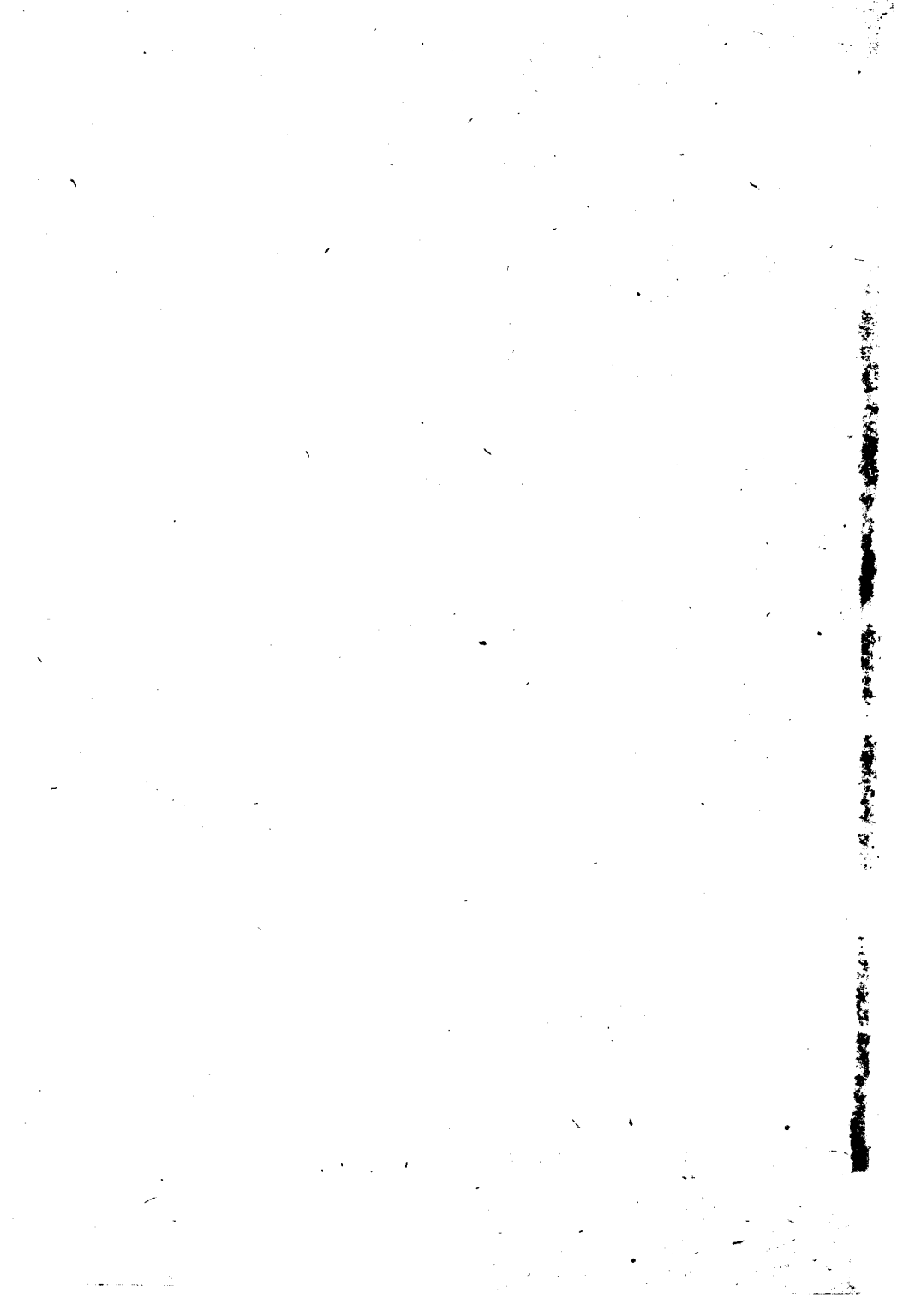


司 各 特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背景，故事是虚构的，叙述了资产阶级革命阵营的领袖克伦威尔和在流亡中的英国国王查理第二间的一场斗争。中间穿插了一对情人的故事，他们由于站在两个敌对的阵营，而经历了悲欢离合。由于阶级性的限制，作者的同情是在查理第二的一边，但是书中也写出了查理第二荒淫无耻的一面，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

皇家獵宮



第一章

有的拥护福音牧师，
认为他们最宜于传道；
有的赞成军人俗僧，
觉得他们最长于舞刀。

——巴脱勤·哈康布拉①

伍德斯陶克②有一座漂亮的教区教堂——至少人家告诉我
是如此：不过我并没有见过，因为从前我在那儿的时间很短，来不
及先瞻仰巍峨壮丽的布倫尼姆宮③以及它那油漆輝煌的厅堂和
装饰挂毡的内室，再及时赶回来和博学的朋友×学院院长一同
在大学餐厅里吃饭的——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顧好奇、不守
时刻，他就会有失信用，十分对不起人，我这次匆匆回来赴宴就
是怕犯这种错误。为了编写此書，我曾經請人把教堂的情况如
实地描述过，可是因为很有理由怀疑叙述人是否亲自见过教堂
的内部，所以我也只好这么說吧：这座教堂現在是一幢很考究
的、大部分是四五十年前翻盖过的房子，虽然里面还保留着据
說是約翰王兴建的古老小禮拜堂的一些拱門。現在我要講的故
事，指的就是这座建筑的比較古老的部分。

一六五二年九月底，也許是十月初的一个早晨吧，一群教

目相当不小的会众聚集在这个小礼拜堂(或约翰王的歌德堂)里了;因为这一天是被指定庆祝瓦斯特的决定性胜利^④,向上帝作感恩祈禱的。教堂的情况和会众的性质都可以表明内战^⑥的激烈程度和那个时代的特殊精神。这座神圣的建筑处处显露着荒凉倾圮的痕迹:一度安装彩色玻璃的窗子,因为被认为是偶像崇拜或和偶像崇拜有关的东西,已经给长矛和短枪捣烂了;讲经桌上的雕饰被弄坏了;两个用橡木精雕的屏风也因为和上边同样断然有力的借口而被打破了;高大的讲经坛被移开了,曾经环绕在讲经坛周围的鍍金栏杆,被砍倒搬走了;几尊纪念坟墓里死人的偶像被毁伤了,现在东一个西一个地弃置在里面,正是

从被安置的壁龛里扯将下来——

① 哈底布拉: 巴脱勒 (Samuel Butler, 1612—1680) 所作的哈底布拉 (Hudibras) 是一篇分为三个部分的諷刺詩,諷刺长老会和独立教徒的虚伪与自私。司各特在这一章里所諷刺的侯尔德伊那夫牧师正是长老会教徒,所諷刺的軍人傳道家正是独立教徒,所以引用了这四行詩。

② 伍德斯陶克 (Woodstock): 英格兰牛津郡的一个市鎮。这里有一所皇家宮殿,附有皇家猎場和花园,为本書故事发生的地点。

③ 布伦尼姆宮 (Blenheim): 即布伦尼姆宅邸 (Blenheim House), 为牛津郡的一片壮丽巍峨的宅邸。伍德斯陶克的庄园也属于它的一部分。

④ 瓦斯特 (Worcester) 战役: 瓦斯特为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名。1651年9月3日克倫威尔大败查理第二的苏格兰勤王軍于此,查理第二仅以身免。他经过四五十天的流浪,终于在布莱頓 (Brighton) 得到一只煤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故事里講他失败后化装为爱尔勃特的仆人,偷偷回到伍德斯陶克避难,实在是司各特的演义,并非史实。

⑥ 内战: 指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倫威尔和查理第一与查理第二之間的內战。

唉，这些和武士奇謀与英雄偉績
毫不相称的酬劳紀念物啊！

空空的过道里秋风吹得呼嘯作响。这里有很多用粗削木料做成的殘余拴馬桩和擋馬柵，以及胡乱扔弃的乾草与踐踏得稀碎的麦秸。从情形看，在近来的事变当中，这个神圣的境地是被当作馬廐使用了。

和教堂一样，到場的会众也不象从前那么豪华和闊綽了。太平年月里那些坐在特別雕花席次、在祖輩祈禱的地方、按照祖輩祈禱的方式、双手遮眉、定神祈禱的常川老年信徒，現在一个都不見了；小地主和小农民們的眼睛无论怎样搜寻，也看不到迪池里的老亨瑞·李爵士的魁梧身軀了。在那些年月里，他总披着鑲花边的斗篷，胡須修得整整齐齐，緩步穿过座位中間的通道，后面紧跟着他的忠誠猛犬或猎狗——这条曾經忠心耿耿搭救过主人的狗，总跟随他一同去教堂作禮拜。实在的，白維真可以属于諺語中所說的那一类狗：“去教堂禮拜之犬，斯乃良犬”；它不但能够按捺住偶然想跟会众一齐歌唱聖經的嚎叫冲动，在教堂里和任何人一样規規矩矩；而且禮拜完毕、走回家来的时候，也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受到了精神熏陶。伍德斯陶克的姑娘們也看不到这个名門或那个世家的年輕騎士了。他們往常总披着鑲花边的斗篷、足登开叉的长靴（靴后跟有着玎璫作响的踢馬刺）、头插长长的帽羽，悠然安閑地穿过街道或教堂庭院。虽然那种无忧无虑的瀟洒自在，也許不免表示一种矜持的自負，可是如果跟兴高采烈与謙遜有礼配到一起，倒也显得十分优雅可爱。从前那些头戴雪白头巾、身穿漆黑絲絨长袍的名門貴妇以及她們那些成为“众目注視之的”的女儿們，只要一进教堂，便会把男人

的思想从上帝那儿夺去一半；唉，如今她们都到哪里去了呢？“可是啦，爱丽丝·李！——那么甜蜜、那么温柔、那么俊俏而又那么平易近人——”（一位当代史学家这样写着，我们已辨认出他的手稿来。）“为什么我偏偏讲你的落魄时节，而不讲你当年一下小馬，立刻就象天使下凡似地引得万众瞩目，也象携带福音下界的慈祥仙子一样，带给人們无限幸福呢？你并不是一个閑散的小說家的想象产儿——也不是凭空被渲染上种种不調和的美德的人物；——你的优点自然使我爱你——你的缺点呢？——啊，它們給你的优良品质衬托得那么美妙，也只有使我对您更加慕恋！”

跟李家的人們一起，另外一些高貴的家族如福里曼吐、温庫寇姆、德萊考特等，也在約翰王的歌禱堂絕迹了——因为从牛津鐘樓上吹来的风，并不宜于清教主义的生长，而在邻近一带这个教义又是比較普遍的。可是从衣着和态度看，在今天到場的会众之中，也有一两位类似有地位的乡紳，和一些伍德斯陶克的知名人士；他們大半是制刀匠和手套商，因为对于鋼鉄或皮革很有一手，所以生活都相当富裕。这类显赫人物都披着长长的黑色斗篷，斗篷的領子紧扎在脖子周圍；而且都象平民一样，腰带上斜插着聖經和筆記本，而沒有佩着小刀或大刀^①。这些身分頗高可是为数不多的听众，都是信奉长老会教义，擯斥英格兰教会的礼拜式与教士制的体面人士；也都受着以講道长而有力聞名附近的尼黑米亚·侯尔德伊那夫牧师的监护。跟这些道貌岸然前輩坐在一起的，是他們那穿着縐領衣服、披戴鈎月頸巾的标致太

① 沒有佩着大刀或小刀：十七世紀的保王党騎士們平日腰間都佩刀劍，地主和农民也往往手執一根两头包鉄的六呎长棒，当作自卫的武器。

太和漂亮女兒們：太太們很象油畫目錄冊上標題為“鎮長夫人”的模樣，女兒們又很象喬叟筆下的那個醫生^①，往往不是在研究聖經，而是只要眼神能夠躲開母親們的警戒注意，她們就不但自己心猿意馬，也惹得別人心不在焉起來。

除去這些有身分的人們以外，教堂里還有一大群下層社會的人。其中有些是出於好奇前來湊熱鬧的，而大半都是脏手脏腳的手藝匠人。他們對於當時的神學討論雖然完全莫名其妙，可是論起所屬的教派，卻有着虹彩的顏色那麼複雜。這類聰明的西比人^②的放肆無禮，正和他們的愚昧無知成正比例：其放肆無禮是無限的，其愚昧無知是全面的。他們在教堂里的舉動既沒有絲毫敬神的意味，也一點不能叫別人得到什麼熏陶。對於一切只因人類認可才被視為神聖的東西，他們都裝作看不起的样子——比方說，他們覺得教堂不過是有尖塔的房子，牧師無非是普通的百姓，聖餐不過是干巴巴的款糠和沒有汁子的肉羹，完全不合乎聖徒們靈化了的上腭口味；祈禱文無非是對上蒼的一種吁求，至於上蒼答應不答應，因為他老人家判斷極嚴，就全看他認為合適不合適了。

這類人里年紀比較大的，有些坐在板凳上，有些躺在上面，把尖塔式的高頂帽子往緊皺着的眉頭上一拉，靜待長老牧師的來臨；正仿佛一群猛犬默然坐在那兒，等待着一頭被牽到木桩來的公牛似的。一些年輕的聽眾把更放肆的態度和他們的邪說

① 喬叟筆下的醫生：英國作家喬叟（Chaucer, 1340?—1400）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里描寫了一個前往白開特墓（Becket's Tomb）朝拜的醫生，他沒有讀了多少聖經，可是對於古代醫生的著作却極嫻熟，歷歷如數家珍。

② 西比人（Thebans）：古希臘西比（Thebes）地方的人。莎士比亞曾經用西比人這個詞，當作諷刺，說他們是聰明人。

异端结合起来，东张西望在座的女人，还打哈欠，咳嗽，低声聊天，吃苹果，噍壳果，就仿佛坐在戏院的顶楼座上，等待着开戏一样。

此外，会众里还有一些兵士。他们有的身穿甲冑，头戴铜盔；有的穿着柔皮皮衣；有的穿着红色上衣。他们的身上都挂着满是弹药的子弹袋，都扶着长矛或短枪歇在那里。关于宗教上最麻烦的争端，他们不但有着自己的特殊理论，还把宗教的狂热和战场的英勇揉而为一。伍德斯陶克的居民看着这些武装圣徒，心里不免战战兢兢，十分害怕；因为他们虽然不常有玷辱名声的抢掠和残暴行为，可是干这两种事情的权力却完全握在他们手里；只要丘八老爷们不正规的、过分狂热的脑子想干什么，和平的居民就只有屈服忍受，别无一点办法。

大家等了一阵，侯尔德伊那夫牧师从歌禱堂的通道里走来了。他并不象从前那位老牧师一样，为了维持白法衣的尊严，走起路来慢条斯理神气十足；而是迈着快速的步子，好象赴约会到晚了，匆匆赶来，争取时间一样。他的身材又细又高，他的面色晒得很黑；两只活潑有神的眼睛，流露出一种相当暴躁的性格。他的衣服是棕色而不是黑色的，法衣外面披着一件纪念加尔温^①的日内瓦式蓝斗篷^②。当他飞步奔向讲坛的时候，斗篷就在肩膀上向后飘荡着。剪刀能剪多么短，他的灰白头发的就剪得那么短，上面戴着一顶紧箍头皮的黑网瓜皮小帽，帽沿底下露出来的两只耳朵，很象人们故意弄的两个把儿，仿佛只要抓住往上

① 加尔温(Calvin, 1509—1564): 法国宗教改革家。

② 日内瓦式斗篷(Geneva Cloak): 一种暗色的长袍，加尔温的信徒于讲道时披在身上，纪念他被逐出法国、流亡在日内瓦的艰苦生活。

一提，就可以把整个身子提起来。还有，这位可敬的牧师的鼻梁上架着一付眼鏡，嘴巴上留着灰白的尖胡子，手里拿着一本用銀夾子夾着的袖珍聖經。他走到講壇跟前，停住脚步喘了口氣，然後一步邁兩級地跨上了講壇的台階。

但是从士兵群里走出來的一个軍人，突然用一只大手抓住牧師的斗篷，拦住他的去路。这个軍人是个中等身材的結實漢子，眼睛銳利有神，面孔虽很平常，却有一种引人注意的表情。他的衣着虽不是道地的軍服，却也很有那股氣派，因为他足登一双犢牛皮做的寬大長襪，腰的一边挂着当时称作“塔克”的細長寶劍，另一边佩着短短的匕首，摩洛哥羊皮做的皮帶上还系着几枝手槍。

被这样突然截住去路，无法执行任务的牧師，轉身冲着軍人，很不客气地問他是什么意思。

“朋友，”搗乱的人說，“你的目的是想給这群老好人們講道嗎？”

“呃，呃，当然，当然嘍！”牧師說，“这是我的本分。如果我不宜講福音，那才糟糕呢！——喂，朋友，不要妨碍我的任务吧。”

“不，”那个杀气騰騰的人說，“我自己倒想講講哩，你还是退避的好；再不然，就听我的忠告，暫且呆在这儿，跟这些可怜的小娃娃們一道領受我点教訓，因为我馬上就扯起顛巍巍的腔調，給大家講点听了怪舒服的理論了。”

“滾开，惡魔！”牧師冒火了，“要尊重我的聖職——我的法衣！”

“嘿，無論就你的斗篷料子或就它的式样說，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可尊重的，正好象你看不出主教的法衣有什么可尊重一

样——主教的法衣是黑的、白的；你的是藍的、黃的。你們每个人都是懶狗，光愛躺着睡大覺——你們都是叫羊群挨餓的牧人^①。一点不照管羊群，只知道考虑个人的利益——哼！”

在那个时代，这样不成体統的乱子，原是司空見慣、无足为奇的事，所以他俩只管爭吵，一个想出头干涉的人也沒有。听众默不作声地观望者：上流社会的人觉得很憤慨，而下层階級的人却有的在笑，有的凭着个人一时的好恶，或則支持軍人或則支持牧师。他俩越吵越凶，侯尔德伊那夫牧师便大声求援起来。

“伍德斯陶克的市长先生喲！”他叫喊道，“难道你会象那些坏蛋官吏一样，空佩刀劍嗎？^②公民們，难道不帮助你們的牧师嗎？——可敬的郡长啊，难道睁眼看着这个穿柔皮衣裳的惡魔，把我勒死在講坛台阶上面嗎？——可是，你們瞧吧，我一定要战胜他，摆脱开他的糾纏！”

侯尔德伊那夫一面嚷着，一面紧抓着台阶的扶手，掙扎着跨上講坛。折磨他的軍人也紧扯着斗篷的边緣死不放手，几乎要勒死他的样子。可是牧师带着半窒息的韵調，嚷到最后两三句話的时候，忽然巧妙地把扎在脖子上的斗篷带子一解，斗篷便驀地从身上飞开，軍人也跟着仰面朝天倒栽在台阶上边。摆脱开糾纏的牧师趁势蹦上講坛，对着倒栽斛斗的敌人唱起胜利的贊美詩来。但是教堂里突然响起的一陣吵嚷声扰乱了他的狂欢。虽然他和那位忠誠的教会書記繼續引吭高歌，可是人們只能間歇地听到他們的声音，正象鳴囀在大风里的麻鷓，只能断断续續被人听到

① 叫羊群挨餓的牧人：羊群譬作信徒，牧人譬作牧师。

② 空佩刀劍：語出聖經新約羅馬書第13章第4节：“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利益的。你若作惡，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的一样。

這場紛擾的原因是這樣：市長先生本是一位篤誠的長老會教友。从一开始，他看見軍人搗亂，就很生氣；不過只要一個武裝丘八還兩條腿兒站在地上，很有抵抗能力，他就不敢前去干涉。現在一見那位獨立教義維護者，手里抓着飄動的日內瓦式斗篷，仰面朝天摔在地上，他就立刻跑上前去一面大聲吆喝說，這樣蠻橫無禮的行動不能容忍，一面命令手下的警察逮捕他，同時還勃然大怒地當眾叫喊道：“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紅衣軍人收監下牢！——那怕他是克倫威爾本人呢^①，我也照樣把他下牢！”

可敬的市長講出這種不合時宜的大話時，憤怒已經壓倒了理智。這時一直象雕塑站在那兒不動的三個兵士，忽然向前跨了一步，驀地站在市政官吏和正從地上爬將起來的軍人中間；跟着就按照當時的步兵操法，把槍托扑通往教堂的石地上一頓，正頓在距離市長患風痛的腳趾一吋來遠的地方。精力充沛的市長本來是想維持秩序的，現在既然遭到挫折，就不免用眼睛向手下人們一瞟，可是這一瞟却使他看出力量不在他這一邊了；因為手下人聽到那個不祥的鐵石相擊聲音以後，早已個個吓得躲到後邊。市長一看沒有辦法，只好改變口吻，屈尊勸導起來。

“諸位老兄，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勸導說，“你們這些體面的、敬神的軍人，已經給國家做下了前所未聞的大事^②，却

① 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共和國的元首，號稱“護國公”，先處決英王查理第一，又連敗查理第二。他是反對王政的新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執行人，可是一方面反對王政，一方面又拋棄人民。他完成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是為了強迫勞動人民忍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又屢次鎮壓人民大眾的鬥爭運動。

② 指推翻查理第一。

在教堂里大吵大鬧，還在今天這樣莊嚴的感恩會上，教唆和幫助一個不敬神的傢伙，硬把可敬的牧師從他自己的講壇上攆走，難道這象敬神的體面軍人幹的事嗎？”

“我們和你所謂的教堂根本沒有關係，”一個在高頂盔前面插着一根小羽毛，因之彷彿是這伙士兵的班長的人說，“既然從前身穿黑縐紗法袍和現在身披斗篷的傢伙們，都可以在這所迷信的大本營里高談闊論，那麼有才能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在這兒講講話、讓大伙兒听听呢？我們不明白。正是因為這個，所以我們才要把站在那兒的長老會老表，從他的木頭崗亭^①上揪下來，讓我們自己的衛兵接他的班，登到上邊去‘要大聲喊叫，不可止息’^②！”

“喂，諸位先生，”市長說，“假如你們想這樣，我們可就不知道怎樣阻攔啦；因為你瞧，我們都是愛好和平的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但是請容許我先和這位可敬的侯爾德伊那夫牧師商量一下，勸他暫時讓出地盤，免得再演出這種丑戲吧。”

於是這位和事老市長先生就打斷了侯爾德伊那夫和教會書記的顫聲歌唱，請求他倆下台，並且說不然的話，雙方一定會打起來。

“打起來！”長老會牧師鄙夷地說，“對於這種公開侮辱教堂和大胆宣傳異端的罪行，你們既不敢作証反對，還怕什麼打架？請問你們班伯瑞^③的鄰人能夠受得了這樣侮辱嗎？”

“喂，喂，侯爾德伊那夫先生，”市長說，“不要把我們送進吵

① 指講壇。

② 語出聖經舊約以賽亞書第58章第1節：“你要大聲叫喊，不可止息，揚起聲來好象吹角，向我百姓說明他們的過犯，向雅各家說明他們的罪惡。……”

③ 班伯瑞 (Banbury)：英格蘭牛津郡的一個鎮市，距離伍德斯陶克很近。